

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

周副主席在武汉

梁立真 魏晓云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周副主席在武汉

梁立真 魏晓云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沔阳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825印张 91,500字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-15,400

统一书号：R10106·890 定价：0.37元

目 录

初抵武汉.....	(1)
冒雨赴会.....	(10)
深夜调查.....	(17)
僻巷求医.....	(25)
党的女儿.....	(37)
拨亮心灯.....	(45)
计唱空城.....	(53)
礼轻意重.....	(64)
殷切期望.....	(73)
针锋相对.....	(82)
仁至义尽.....	(94)
当铺买衣.....	(108)
献金台下.....	(117)
撒播火种.....	(124)
楚女悲欢.....	(131)
疾风劲草.....	(142)
战友重逢.....	(151)
告别武汉.....	(164)

初抵武汉

一九三七年冬天的武汉。天空乌云低垂，江面恶浪翻滚。北风卷着雪片狂飞乱舞，成群的难民流落在街头。空前的寒冷与战争的恐怖笼罩着江城。

十二月中旬的一天午后，风雪暂时停息了。汉口宁绍商业码头上，一队队蒙着帆布篷的卡车呼啸而过，插三角小旗的巡逻车穿梭般的来往，达官贵人的小卧车、大马车川流不息，从南京、上海逃来的难民挤得水泄不通。吵架声、争夺声、喝斥声、啼哭声，充满了整个空间。

码头零工钟大伯与曹大个子，抱着扁担、绳子，杂在人群中，一面揽活，一面探听战事消息。

“号外，号外，重要新闻！”一个衣着褴褛、赤脚巴叉的报童，肩背布袋，手捧一大摞《中央日报》、《武汉日报》，迈着急促的小碎步，奔上宁绍码头，用百灵鸟报春般的嗓子高叫着，“重要新闻：中共代表团重要人物周恩来先生飞抵汉口！”

几个行人买了报纸，边看边议论：

“这下武汉又有热闹戏看啦！共产党方面来人了！”

“听说那位周恩来先生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！”

曹大个买了一份“号外”，钟大伯催促道：

“快念念吧，上面说了些啥？”

曹大个一字一板地念着号外上的新闻：

“本报讯：中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先生今日上午乘专机，九时五十分飞抵本市。同行的有陈绍禹先生、秦邦宪先生、邓颖超女士和孟庆树女士……。”

听到这个消息，钟大伯惊喜地向曹大个靠拢，他虽然不识字，仍把头凑近报纸。

曹大个看了钟大伯一眼，继续念道：

“周公此次赴汉，是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……”

“什么?!”钟大伯听到这里，突然打断曹大个的话，“大曹，你没念错吧？”

曹大个指着报纸上的铅字，一字一板地又念一遍。钟大伯一把扯过报纸，撕成两块丢到地下，气呼呼地说：

“这报纸又说假话、屁话了。老周会去当国民党的官？哼，鬼才信哩！”

曹大个被老钟这一行动搞懵了，眨巴着眼睛，拾起破报纸，小心地说：

“师傅，我晓得您家以前见过周恩来先生，可……”

“我认识老周是十年前的事了！”钟大伯又一次回忆起往事，脸上渐渐露出甜蜜愉快的神色。

“十年前，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吧，”钟大伯说，“周恩来亲自组织和指挥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。起义前，他日夜和我们工人滚在一起。三月二十日，起义的枪声响了，急促中，我空着双手赶去参加。在攻打商务印书馆时，他亲手交给我一把铁锤，庄严地说：‘砸！快砸开那铁栅门！’我接过铁锤使劲砸了几锤，一颗流弹中了我的左臂，鲜血顺着膀子往外淌。老周见了急忙给我包扎，并接过铁锤，亲自砸起来……别看他是识文断字的读书人，他的臂力还真不小哩！”

钟大伯讲得兴奋起来，见身边围了不少人，更是滔滔不绝地把那段光荣历史全部抖了出来：

“……事后，我对老周说：‘你这把铁锤，我要留下作个纪念，无论到哪里都带着。’他说：‘对！工人阶级就要象个铁锤，象砸那铁栅门一样，砸烂整个不合理的社会！’听见了吧，他就是这样讲的！哼，国民党的报纸造谣说他要来汉口做官，这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！”钟大伯又来气了。

“嘎一嘎一嘎一！”一辆轿车朝人群直冲过来，围观的人惊惶失措地向四面散去，那个报童来不及躲避，被车撞倒，报纸撒了一地。人群又纷纷围拢，轿车被迫停在人群中。车门未开，一个满脸横肉的军官，从后座伸出个猪头似的脑袋，歪着脖子怒冲冲地喝斥报童：

“你娘的！聋了吗？干吗撞老子的车？”

报童从地上爬起来，哇哇哭叫着。围观的群众被激怒了，纷纷抱不平：

“这是什么话？车撞倒了人，反骂人撞了车！”

“太不讲礼，简直是横行霸道！”

那军官恼羞成怒，跳下车子，转动着猪头左瞅右瞄，似乎要找出讲公道话的人出气。可是人越围越多，议论越来越杂，他找不到发泄对象，从裤袋里抽出一根皮带，朝哭叫的报童猛力抽去，嘴里骂道：

“小杂种，要老子赔报纸？老子赔你鞭子！”

刚刚爬起来的报童，被皮鞭又抽倒在地，发出撕裂人心的惨叫声。

“哎哟——妈呀！”

“不许打人！”“不要欺侮孩子！”“有本事打东洋人去！”钟大伯、曹大个及围观的群众发出愤怒的吼声。

那蠢猪似的家伙故意耍威风，不理睬众人，举起皮带又要打。突然，举皮带的胳膊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截住，停在空中，同时，一个惊雷似的声音传来：

“不准打人！”

那蠢猪吃了一惊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个穿八路军军服的大汉立在面前。此人身材魁梧，气宇轩昂，浓眉倒竖，两眼怒视，目光锐利而威严。他的身后，还有两位年轻带枪的八路军战士，一齐用愤怒的目光逼



视着蠢猪。蠢猪感到心虚，不禁退缩了一步，但又强作镇定地问道：

“你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敢来管闲事么？”

那大汉又用洪钟般的嗓子，威严而从容地答道：

“我姓周，叫周恩来。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。”

“周恩来？！”

霎时间，围观的人群骚动起来，目光都集中在这个敢于管“闲事”的周恩来身上。

那蠢猪军官一听，象个泄了气的皮球，慌忙后退，口中连声道歉：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……”

周副主席轻蔑地瞪了他一眼，俯身扶起地上的报童，威严地对那军官命令道：

“你要向这孩子道歉，向周围的群众道歉，要赔偿这孩子的损失！”

“是，是，小的照办。”那蠢猪点头哈腰应着。

“是他，真的是他来了！老周——”人群中的钟大伯，惊喜地扬起胳膊，边喊边朝周副主席挤去，曹大个也紧跟在后，用粗大的手臂分开人群，用劲朝前挤，他要仔细看看师傅崇拜的这位周先生。

“周先生！可把你盼来了哇！”钟大伯扑上前，抓住周副主席的手，热情而激动地说，“这回你不会走别处吧？”

“啊，这不是老钟师傅，钟大哥吗？您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哇！”周副主席经过仔细审度后终于认了出来。

“唉，一言难尽！”钟师傅感慨地说，“这年头，哪有个定呢？我本是湖北人，在上海滩扛码头，上海失守，我就回老家来了。你不再走别处吧？”

周副主席深情地望着钟师傅，笑着说：

“钟师傅，请您相信，不管走到哪，我周恩来永远同工农群众站在一起，同劳苦大众站在一起！”

曹大个挤上前，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周、周先生，我们工人，我们武汉人民，都、都在盼着您家来啊！”

周副主席两眼闪着慈祥的光芒，抚着曹大个宽厚的肩头，亲切地说：

“谢谢你，谢谢大家啊！我也盼望能同大家一起工作、战斗，一起做好抗日救亡工作哟。”

“老周喂，有人造谣说你来国民党里做官，这可当真不？”钟师傅不无担心地说。

围观的群众也在议论纷纷：

“报纸上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他参与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工作嘛！”

“这一点也不假，真有这回事。”周副主席认真地回答，接着便对钟师傅朗声大笑：“哈哈，你没有想到，是吗？”

钟师傅摸着自己下巴上的胡须，露出惊讶的目光，茫然地望着周副主席，好象在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周副主席挽着钟师傅的胳膊，诚挚地说：

“钟大哥，您是老同志嘛！在上海，我们曾一起砸过他国民党的铁门。可现在，日本人占了我们半壁河山，是国难当头哇！我们不能当亡国奴！全中国人民都在动员、奋起抗击日寇。我们党委托我参加国民政府工作，这是抗日救国的需要，是大局呀！国共合作，结成民族统一战线，团结全国人民一起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，是党中央、毛主席制定的英明决策，您这老同志可得明白呀！”

“你这话说的也对，是这个道理。”钟师傅点着头，但又有点担心地说，“他们会这么干吗？那老蒋会真心实意抗日吗？”

“这就由不得他罗！”周副主席爽朗地笑着说，“全国人民大众都起来了，一致要求抗日，您不见去年的‘西安事变’吗？”

“对，谁不抗日，谁就是汉奸、卖国贼！”曹大个激动地插话了。

“卖国的人决无好下场！”周围的群众也忿忿地插话了。这时，一群青年男女学生拥过来，指着刚才横行霸道、此刻象个斗败的公鸡似的国民党军官，愤怒地揭发：

“就是这个卫戍司令部的家伙，刚才不让我们贴

抗日标语！”

“他反对抗日，他就是汉奸！”

“可耻的卖国贼！”

那个蠢猪似的家伙，在周副主席和群众的严正训斥下，赶忙掏出钞票，赔了报童的损失，夹着尾巴，一溜烟逃跑了。人群中爆发出讥笑声、欢呼声。更多的人把周副主席、钟师傅等围在中心，大家要求周副主席讲当前形势。周副主席用洪钟般的声音说道：

“同胞们，先生们，同志们，团结抗日，是我们的当务之急，不抗日就没有出路，不抗日我们就要当亡国奴！中华民族是个古老、文明的民族，四万万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人民，只要我们动员起来，团结起来，枪口一致对外，我们就一定能打败日寇，振兴中华！”

人群被周副主席昂扬的讲话激动了，有的欢呼，有的拍掌，那群张贴标语的青年学生，带头喊起了口号：

“团结抗日！”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挽救中华！”……

混乱而繁忙的宁绍商业码头一带的人民群众，充满了激情，充满了力量。那位得到赔偿的报童，一边擦着激动的热泪，一边用百灵鸟般的嗓子更高声地叫道：

“看报，看报！好消息，共产党要人周恩来先生从延安飞抵武汉，我亲眼看到的！……”

冒雨赴会

一九三七年的日历，翻到了最后一页。

清晨。北风象哨子，刮的呜呜直叫；雨滴儿象冰弹，砸得人面孔生痛。

第一班轮渡由汉口港起航，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朝武昌行驶。

周副主席立在甲板上，手扶栏杆；凝神瞭望雨雾迷茫的江面。

今天，他是应邀去武汉大学作讲演的。临行时，副官处得知今天风大浪急，过江有危险，建议他把讲演会改期，他却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个讲演不能改期，一定要按时去！”

周副主席心里明白，此次赴汉工作，任务十分艰巨。这个中原重镇，自抗战以来，也集合着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，存在形形色色的“山头”与“码头”。要把各种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，形成统一的抗日救国力量，困难是很多的。要消除各种误解、扭转各种偏见、排除各种障碍，才能动员民众、组织民众、实行全民抗战。这需要勇气与信心，更需要一点一滴地去工作。

渡船在波涛汹涌的江中颠簸了将近一个小时，七

时左右，终于靠上了武昌中华门码头。

周副主席同警卫员乘着小车，直奔大东门外。突然，前边有一群人吵吵嚷嚷，不知出了什么事。警卫员怕出意外，示意司机绕道过去。周副主席命令道：

“停停，我们下去看看。”

汽车在人群边停下，周副主席下车去打听。一个神情激愤的中年人，指着个额头淌血的同伴，大声诉说着：

“先生们，大家评评，爱国有什么罪过？我们在这里张贴抗日救国的标语，一伙流氓竟然朝我们扔石头！那卫戍司令部的巡逻队，不但不帮我们抓坏蛋，反而说我们阻碍交通、扰乱治安，这……还有没有公理？”

周副主席看了看墙上和地下的标语，走近那位受伤的人，用温和而坚定的语气说：

“你们‘民族先锋队’的行动是对的，我支持你们，人民也会支持你们的！”

周副主席回头对那位愤慨的中年人说：

“你用我的车子，把这位受伤的同伴送到医院去包扎，快！”

周围的人都用惊奇而感激的眼光看着这个坐小车来的军人。警卫员却担心地说：

“首长，您还要去武汉大学参加演讲会啊！”

周副主席看了看手表，宽慰地说：

“还早哩！误不了，前面不远就是珞珈山，我们就步行去。”

还没等大家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周副主席带着警卫员迈大步离开了。

这里离武汉大学还有一截路，这时彤云四合，雨也越下越大了。警卫员脱掉罩衣给周副主席挡雨，周副主席笑着谢绝了。他们开始一溜小跑起来。在临近武汉大学校门时，雨下得更大，他们不得不在一家茶馆里暂避一下。

因不到时间，茶馆还未开张营业。躲雨的人倒是聚了不少。这年头，只要有三、两个人聚在一起，话题自然离不开流浪、抗战之类。当周副主席同警卫员走进茶馆时，几个避雨的人正在谈论战事。有的骂老天，有的怨老蒋，有的垂头丧气，有的慷慨激昂。一个虎头虎脑的年轻人，突然“啪”地一拳砸在茶桌上，只见他愤愤地说：

“婊子养的东洋人，长了三头六臂么？”

一个商人打扮的人接过话头，丧气地说：

“东洋人没有三头六臂，也没有乾坤圈、风火轮，他们比我们长得还矮小。我们光打败仗是国运不好啊！”

旁边坐的测字先生神乎其神地应和道：

“我测了个字，太不吉利！是个‘土’字呀！这‘土’嘛，不怕太阳不怕火，就怕‘水’。那东洋人是从水路飘洋过海来的，自然属‘水’，‘土’见‘水’，

自然要化，这不正好应验……”

“我是学历史的，从来就不相信看相、算命、测字那套把戏！”一个须发花白的老学者插话道，“中国人割地、赔款、打败仗，决不是什么神的旨意决定的！纵观古今历史，中国人倒真是缺了志气，就是怕洋人罢了！”

说罢，老学者激动不已，愤愤然了。

周副主席听到这里，从容地对学者说道：

“老先生，您不相信命运是对的，但要说中国人缺乏志气，这就不全对罗！在中国历史上，敢打洋人的事并不少见。明朝的郑成功、戚继光就打败过入侵的洋人；近代广州三元里人民组织过‘平英团’，曾把入侵的英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；义和团甚至还打过八国联军！我们的人民是有志气的，问题是——”

“是朝廷腐败、当局无能！”老学者激愤地抢着说了，并用惊喜的目光，上下打量这个老成持重、态度和善的陌生军人。在老学者眼里，这陌生人简直是从天上突然降下来的奇人，他话虽不多，见地确实高明，声音并不很大，却充满智慧、信心与力量，听后，不但使人耳目一新，而且能使情绪振奋。老学者对这位军人产生了好感，还想继续攀谈下去。

这时，外面风雨小了，周副主席抱歉地说：

“老先生，很对不起，咱们改日再谈吧！”

说罢，他们匆匆离了茶馆，向珞珈山走去。

原来这位老学者是武汉大学历史系的赵教授。这是个为人正派、耿直的老先生。当局虽然不喜欢他，但在校内还是有名望的。抗战以来，赵老教授也参加过一些群众集会，听过一些有关抗日宣传的演讲，但他有个特点，遇到符合自己心愿的事，他会高兴得忘记自己的年龄，象孩子般地欢呼雀跃；当听到不顺心意的话，就毫不顾及地扭头便走，真是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！今天，赵老教授是应一位相好的同事邀请，来校参加集会的，没想到半路躲雨，竟遇上这个见地很高的陌生人。

赵教授目送周副主席离开茶馆，他无心同别人争论战事，稍坐了一会儿，便起身赶自己的路去了。

武汉大学的老式礼堂里，坐满了听讲演的人们。他们有的是本校的师生，也有的是外单位得到消息的听众。有的甚至是从汉口、汉阳、阳新、阳罗等地专程赶来的。在这黑云压城的时刻，人们多么渴望听到指示光明的声音啊！

眼看听众越来越多，走廊与过道里甚至也站满了人。主持会议的老谢，真有点焦急。他担心人越来越多，会不会招来意外的麻烦？更使他焦心的，是大会的主讲人还没有来，而开会的时间马上要到了……

老谢正准备派人到大门口去接周副主席，只见周副主席同警卫员，穿过前厅，朝讲台走过来了。他们外衣被淋湿，满脸水珠，也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。老